

初夏五月,已是午夜时分,仍然燥热难耐,让人辗转难眠。好不容易有了睡意,半梦半醒中,不知从哪里传来一声布谷鸟鸣,似来自遥远天际,又像在身边耳畔,让我睡意全无,恍惚中又回到了童年的看场时光。

儿时的记忆里,麦收季节是庄稼人最苦累的日子。一望无际的麦田里,麦浪滚滚,烈日炎炎,大人们戴着草帽,弯腰割麦,挥汗如雨。打麦场里,麦垛高耸,烟尘飞扬,一把把铁杈,木杈上下翻飞,热火朝天地翻场、晒场,冒着黑烟的拖拉机拉着石碾一圈圈地碾着麦子。太阳西斜,燥热散去,一天紧张繁忙的劳动结束了,村里炊烟袅袅。吃过晚饭,复虫低吟,凉风习习,我跟随大人一起去看场。路边清香的青草味沁人心脾,河里蛙声如潮,夜空月色皎洁,一派静谧幽美的乡村初夏夜。

所谓看场,无非是看麦收工具和防夜雨淋麦。在场里找块地方打扫干净,展开苇席,扔下铺盖,就成了一张好大的床。躺在席上,清风拂面,麦香扑鼻,看着天上眨眼

的星星,还有夜灯闪烁的飞机,听大人讲着远远近近的故事,什么也不想,细细享受一天中最美好惬意的时光。因为同村的打麦场都连成一片,听到邻场里有孩子们嬉闹的笑声,便忍不住一骨碌爬起来,穿上鞋就蹿了出去。在宽敞平整的场里,我们在麦垛上打滚,玩游戏,捉迷藏,打闹声、叫喊声、嬉笑声传出很远。玩累了,有人提议去偷瓜,我们就趁着夜色悄悄摸进抓钩钩的瓜园,偷摘了几个甜瓜。不曾想逃跑时有人被瓜秧绊了个狗吃屎,“哎哟”一声叫了出来,大家吓得趴在地上大气不敢出。瓜棚里的

抓钩勾咳嗽一声,说:“小兔崽子,别摔着了,快滚吧!”大家发现藏不住了,笑着一哄而散,回到场里“坐地分赃”。吃完瓜,天色渐晚,大家仍玩兴正浓,但在大人一遍遍的催促下,才意犹未尽地回到各家场里,昏昏沉沉地睡去。

夏天的天气瞬息万变。有时睡到半夜,忽然下雨,大人一边摇醒睡梦中的我们,一边找雨布盖麦垛,一道手电筒的光柱划破如墨的暗夜,场里一片忙乱的身影。一切停当后,我们把铺盖搬到用铁杈和雨布搭成的窝棚里继续睡觉,没有窝棚的就在麦

垛里掏个洞。

夜色深沉,又困又累的我们伴着大人的呼噜声沉沉入梦。一觉睡到天色大亮,揉着惺忪的睡眠醒来,发现东方已是朝霞万丈,大人早已趁凉快开始割麦子了。于是起身穿衣,在河里洗把脸,晾晒被露水打湿的被子。不一会儿,母亲送来了早饭,有腌得流油的咸鸭蛋,顶花带刺的嫩黄瓜,清香可口的变蛋,香喷喷的白面馍,甜甜的绿豆汤,都是平时不常吃的饭食。吃完饭,又开始了新一天的劳作。

光阴荏苒,麦子熟了一茬又一茬,庄稼人换了一代又一代,只有年复一年的布谷鸟鸣还似曾相识。如今,随着联合收割机的轰鸣,金黄的麦田转眼间已是一片空旷。于是,儿时在麦垛上嬉闹的场景不再来,躺在席上数星星的惬意不再来,盼着早晨吃咸鸭蛋的日子也不再来。看场的时光渐行渐远,曾经熟悉的孩子们的身影也越来越模糊,我们一年年收割着麦子,也终将被光阴收割进岁月最深处。



忆端午

孙平 口述 曹丹 整理

我生在文化大革命时期,小时候家里穷没什么好吃的,好玩的。

唯独端午节这天家里异常热闹,所以每年刚过完春节就盼望着端午节到来。

端午节又叫做五月节,五月是毒月,又是整个热天的开端,五毒蛇开始活跃、魑魅魍魉也开始猖獗,这对人特别是毫无抵抗能力的小孩子来说最易受到伤害。于是在端午节这天母亲一大早就去村口的坟头割艾草和高子,回来后开始打扫庭院、煮鸡蛋和新蒜。等孩子们都起床了,便把新鲜的艾草和高子点燃在屋里屋外熏上一遍,除四害、防蚊虫为孩子们消灭消毒。艾草除了可以用来熏房子防蚊虫,小时候母亲还把剩余的艾草晒干炒鸡蛋,不但美味还可以止咳嗽,只有哪个孩子生病了才有机会吃到。熏完院子就到了分鸡蛋和大蒜的时候了,小时候家庭贫困,能吃上煮鸡蛋的日子真是屈指可数。在端午节这天我们家的孩子每人可以分到两个鸡蛋和半碗蒜头。我和大弟弟迫不及待的就将鸡蛋吃完了,小弟弟却舍不得把鸡蛋一次吃完,总是吃一个留一个拿在手里把玩。小时候大弟弟饭量很大,两个鸡蛋自然是不够吃的,于是就瞄上了老么剩下的那个鸡蛋。给老么要他自然是不会给的,

于是大弟弟便趁老么不注意从他身边走过,故意把他的鸡蛋碰掉在地上。老么看鸡蛋摔烂了便哭喊着打滚说不要了,老大问你真不要了,不要我就吃了,于是不等老么反应过来捡起地上的鸡蛋三两口就吃完了,老么则是哭着跟他哥哥要鸡蛋。那时候母亲为了端午节让我们吃上鸡蛋,总是很早就开始存,数量是刚刚够每人的份,小弟弟的鸡蛋被抢了之后很难再找到鸡蛋煮给他吃。于是我们家每年端午都会上演大弟弟抢老么鸡蛋被打,老么躺在地上哭到中午的戏码,煞是热闹。

在我国端午节给孩子们佩戴香包有驱瘟辟邪之意。那时候家里穷买香包是不可能的,只能自己手工缝制。小时候的我很爱做针线活,每到端午节母亲就给我找些彩色的布头,五彩丝线和香料让我给弟弟们缝香包。我最喜欢缝一些小动物形状的香包,就是先在彩色的布头上画上动物的形状然后剪下来,用五色线封边,最后留一个小口把棉花和香料从那个缺口塞进去,塞满后再把缺口用线缝起来,这样一个可爱的香包就缝好了。这种动物图案的香包是比较初级的水准,后来随着技术的纯熟,我开始缝一种叫做搬脚娃娃的香包。它的形状就像是一个憨态可掬的小孩

野花儿为谁开

王天义

像村妇,成熟,稳重,安分,朴素。

地丁花有黄豆般大小,紫盈盈的,星星般洒落在花草们中间,老远就能瞅得见。它是野花中的小家碧玉,矜持,清秀,充满灵气。

蒲公英花金黄金黄的,铜钱般大小,形状像刚绽放的葵花,非常招人眼球。它是野花中的时尚女郎,热情,大方,活力四射。

燕麦花与众不同,让人看不懂它的花柄、花瓣、花蕊。晚春时节,燕麦开始抽穗儿演花。绿绿的细长的穗儿形状像条绳子,麦芒和麦壳中间黏着馍渣似的花粉,在五彩斑斓的野花中间,看着让人十分同情。它是野花中的弃妇,抑郁,怯懦,缺少自信。

野芍药花形状像牡丹,红红的似一团火,硕大,娇艳,香气浓郁。它是野花中的贵妇人,高雅,端庄,大气,富有魅力,令人望而倾心。

开在夏天的野花也非常多,最出众的要数睡莲了。睡莲颜色有白的,有红的,有紫的,个个都

飘忽的思绪

——记高考前夕一串心路历程

王伟

已是六月的天,浑然不觉,流年似水,于悄无声息中不留一丝痕迹地飘逝了,只有季节风还在梧桐的枝柯上唱着夏日的歌。

不再留恋黄昏的落阳,不再忘返幽静的槐林,你一如所有幻想着“暮登天子堂”的“田舍郎”,一动不动地伏在教室的一隅,雨季还没有来,夏季风已穿透冬季的凄迷。你抛弃了一串往事,你说那些故事都不成功。我望着你,想对你微笑,可那笑容却僵僵的。你说还是不要为难自己吧。毕竟我们都不容易。于是,我无言,望着你那宽阔明净的额头,我忽然觉得是时候了,而此刻,你已抬起右手,扣响命运之门。

恍惚间有一种隔世之感,置身于茫茫人海,感到的却是大漠独行的静穆和空旷。拖着疲惫的身躯,怀着一颗孤寂而又脆弱的心,你踽踽而行朝着远方的一座孤岛,抑或是一片绿洲,爇烛的微光闪闪的,如母亲殷切的目光,你犹如一支瘦弱的风筝,母亲用线把你的翅膀缚住了,而一边又把你放向遥远的天空,不知道前面是险滩还是太阳神的祝福。就这么一如继往地走下去,走下去……所有过去的一切都不回复,任昨日的风吹过,吹散尘封的四季,吹平岁月的坎坷。十几年风风雨雨,铸成了一个玩世不恭的你,再一次回过头,再次凝视身后的路,几多曲折,几多凄迷,斑斑泪痕掩去往事的记忆,穿过母亲叮咛的目光,你义无反顾地向前……

很奇怪自己为什么总是这样冷静,仿佛悟透了一切禅机,顿生

一种玩味人生、体察世相的精明透辟和俯瞰人生,洞透底蕴的那份冷静超脱。局外人一般也来往于匆匆忙忙的人群里,好像对生命中该发生的和不该发生的都了如指掌,不再为等待某一时刻的出现而激动不安,生命本无颜色,就像一张素洁的纸,任你在上面涂抹成一副副简单而又复杂的人生画面。你说,生是一个过程,一个不断战胜自我而又不断完善自我的过程,岁月的足迹显现在每一根头发丝里,也显现在每一道皱纹里,历经沧桑的脸上依稀可辨风吹雨打的痕迹,生命以其特有的方式向人们暗示着它的逝去。而此刻,生命之河正汨汨滔滔向着远方的旷野奔去。

你常对自己说,人生原本如此简单,如果过多地施以人为因素,则往往要变得出人意料之复杂,生活是怎样就怎样,不是应该怎么样,自然之力是伟大的,人生的大悲大喜皆在自然之风的吹拂下,显得平平淡淡,无须苛求,不必在意,生则生矣,负荷没有必要始终如一地陪伴一生。人生一世,固然难免,内在和外在的种种困扰,但也应该有轻松潇洒和闲适愉悦,望着前路遥遥,大漠雄风渐起,天地间蓦然飘扬起世纪的浩歌,随风去吧,不要期望期期。

已经没有灯光,萤火虫也已飞回巢,如潮的蛙声渐渐息却了,只有那只不知疲倦的布谷鸟还在唱着殷切的歌,不知道你的眼睛为什么突然变得潮湿,一种悲凉感使你的心在沉默中睡去,而就在此时此刻,你却蓦然记起:不要荒芜,我们的心地!

七律·怀杜工部(外二首)

张保安

颠沛流离蜀道中,
浣花溪畔叹西东。
家书北望金不换,
鸿雁南飞羽可聳。
杜宇襟怀常带泪,
箕弘肝胆更推胸。
以诗纪史资通鉴,
超越盛唐社稷恭。

西江月·邀杜甫

沉郁更兼顿挫,昂扬偏又蹉跎。行间字里费吁哦,忍看生灵难过。

邀访神州盛世,遍闻华夏笙歌。吃穿住行尽祥和,诗圣归来多贺。

[中吕]普天乐

聆听诗圣

大河边,嵩山下。穿时空相游万里,与诗圣共醉千家。社稷隆,江山画。盛世中华和谐纳。想唐时惭愧无涯。难比后人旷雅,瑞的前途潇洒,享四海丽日朝霞。

游沈丘中华槐园有感

王志军

仲夏时节游槐园,
心中感慨有万千;
共和开国六十载,
改革开放三十年。

昔年劳碌难温饱,
今日富足有休闲;
青山绿水如画境,
盛世中华孕槐园。

游九龙潭(外一首)

师建华

涓涓细流绕山峦,
幽幽曲径峰崖穿。
水清潭深飞瀑溅,
游人如醉不思返。

游香山湖
香炉悬挂云雾端,
俯首远眺翠峰连。
湖水似镜嵌山间,
波光潋滟映蓝天。



麻城杜鹃

王鸿飞 摄

谈论麦子的人

周存亮



忙不忙,三两场
忙种是收获的锣鼓
忙种是希望的火花
老人最爱念叨的
就是忙种
就是忙种
收获——播种
满地的青苗疯长

明天就要忙种
却没有种的可能
满地的麦子像一个
不肯回家的调皮孩子
站成青绿的阵营

于是,我们缅怀火热的夏天
怀念火热里饱满的麦粒
怀念没有休息却不累

黄昏

布谷叫声远了
农人叹息:麦子,麦子
忙种,忙种

我爱这村庄的正午

我最爱这梦呓般的时光
婆娑的枝叶在清风里游戏
袅袅的炊烟溜进白云的家园
一头牛摇着尾巴踱出村庄
一朵桐花跌落,从高高的
枝头
趴在牛角上东张西望

我最爱这村庄的正午
油油的麦苗跳起盛大的化
妆舞会
痴情的白杨羞羞地挽着白云
红的黄的蓝的紫的野花搔
首弄姿

青家上一朵水仙灿烂地开放
数千枝花蕾吱吱呀呀在古
槐间歌唱

我最爱这正午的村庄
数丛屋舍黄鸡啼
万顷平畴青家秀
一南一北一生一死
从古老走向永恒